

救 边

〔题解〕

国家不能没有边防，没有边防的国家必然灭亡。王符《劝将》主要论述了羌敌之所以坐大，关键在于朝廷委任的将帅不知兵事。《救边》实乃讥讽士大夫唯图苟安，弃边畏寇。认为此将导致国将不国，其旨在于力排惑议，倡导救边安民。

〔原文〕

圣王之政，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忽疏远，吉凶祸福，与民共之，哀乐之情，恕以及人^[1]，视民如赤子^[2]，救祸如引手烂^[3]。是以四海欢悦，俱相得用。

〔注释〕

[1]哀乐之情，恕以及人：无论悲哀或是欢乐，都能宽恕容人。

[2]视民如赤子：看待老百姓就如同自己的儿子。《汉书·路温舒传》：“爱民如赤子。”

[3]救祸如引手烂：拯救民众于水火如同自己的手足被烫伤一样着急。《盐铁论·刑德》：“有司治之，若救烂扑焦。”

〔原文〕

往者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子遗^[1]，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2]。而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当且放纵^[3]，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哉^[4]！

〔注释〕

[1]野无子遗：原野上到处一片凄凉萧条景象，看不到任何幸存之物。子：遗留，剩余。《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子遗。”

[2]日月焦尽：天地昏暗，到处一片残垣断壁。

[3]而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当且放纵：而内地人士未遭羌祸，却普遍认为应该放纵羌人。

[4]岂人心哉：难道还有人心吗？

〔原文〕

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1]，朝廷不听^[2]。后羌遂侵^[3]，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4]。余窃笑之^[5]，所谓媮亦悔，不媮亦有悔者尔^[6]，

未始识变之理^[7]。地无边^[8]，无边亡国^[9]。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10]，虽尽东海犹有边也。今不厉武以诛虏^[11]，选材以全境^[12]，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13]，示懦^[14]寇敌，不亦惑乎！

[注释]

[1]三辅：《汉书·百官公卿表》：“右扶风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

[2]朝廷不听：朝廷没有采纳他们的那些谬论。

[3]后羌遂侵：后来羌人逐渐侵入。

[4]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而那些议事者有许多人悔恨当初朝廷没有听从他们的那些卖国求荣之论。

[5]余窃笑之：我私下里觉得很可笑。余：我。

[6]媿亦悔，不媿亦有悔者尔：讲和也后悔，不讲和也后悔。“讲”与“媿”古字通。

[7]未始识变之理：根本不懂得事物变化之常理。

[8]地无边：彭铎注云：“地”下疑有脱文，疑为“地不可无边”。◎高按：彭说合宜。言国家领土不能没有边境。

[9]无边亡国：如果国家没有边境，国家也就灭亡了。

[10]推此以相况：以此类推而观其状况。

[11]今不厉武以诛虏：今不严格训练军队以讨敌。厉：严厉，严格。

[12]选材以全境：选拔人才以保全疆土。

[13]欲先自割：考虑先要自动割让放弃。

[14]懦：懦弱。

[原文]

昔乐毅以博博之小燕，破灭强齐，威震天下，真可谓良将矣^[1]。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独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2]。田单帅穷卒五千，击走骑劫，复齐七十余城，可谓善用兵矣^[3]。围聊、莒连年，终不能拔^[4]。此皆以至强攻至弱，以上智图下愚，而犹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5]。前日诸郡，皆据列城而拥大众。羌虏之智，非乃乐毅、田单也；郡县之阨，未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专心坚守，而反强驱劫其民，捐弃仓库，背城邑走。由此观之，非苦城乏粮也，但苦将不食尔。

[注释]

[1]昔乐毅以博博之小燕，破灭强齐，威震天下，真可谓良将矣：过去，乐毅以力量弱小恐惧不安的燕国一举攻破强大的齐国，威震天下，真可称得上是一位良将了。乐毅，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其祖籍在魏，少习军事，贤明大度，及长被荐至赵。后因赵国内乱离赵归

魏。燕昭王时筑黄金台广招天下英才，乐毅被用。赵、韩、魏、燕、秦五国攻齐，乐毅任五国联军总指挥，一举破齐都，长驱直入，连克齐国七十城。雪洗齐国踏平燕国之耻。见《史记·乐毅列传》。博博：忧劳、恐惧貌。《诗经·桧风·素冠》：“劳心博博。”《毛传》：“博博，忧劳也。”

[2]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独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然而即墨却能独自坚守孤城，燕军六年围攻不克，保全了全城的百姓。即墨齐国大夫。乐毅攻齐，即墨率城中之军民坚守城池，燕军围城六年未克。见《史论·田单列传》。

[3]田单帅穷卒五千，击走骑劫，复齐七十余城，可谓善用兵矣；齐军统帅田单率五千残兵败将，打败了燕国大将骑劫，收复了齐国七十余城，可以称得上是很会用兵了。田单，齐之名将。后为齐相。骑劫，燕之将也。乐毅攻齐，齐仅余莒城与即墨城。然燕惠王听信谗言，以骑劫代乐毅攻二城。时齐都临淄被克，田单逃至即墨城，即墨大夫阵亡后，田单率军守城，大败燕军，骑劫兵败战死，田单乘胜前进，收复了被乐毅攻克的七十余城。见《史记·田单列传》。

[4]围聊、莒连年，终不能拔；尽管田单善用兵，收复了被乐毅攻克的七十余城。但当他围困聊、莒二城还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也未能攻下。《史记·鲁仲连传》：“田单攻聊城，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

[5]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进攻不足而坚守有余。《后汉书·冯异传》：“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

[原文]

折冲安民，要在任贤，不在促境^[1]。齐、魏却守，国不以安^[2]。子婴自削，秦不以在^[3]。武皇帝攘夷柝境，面数千里^[4]，东开乐浪，西置炖煌^[5]，南逾交趾，北筑朔方，卒定南越，诛斩大宛，武军所向，无不夷灭。今虏近发封畿之内，而不能擒，亦自痛尔，非有边之过也^[6]。唇亡齿寒，体伤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见机，况已著乎^[7]？

[注释]

[1]折冲安民，要在任贤，不在促境：击退敌寇的侵犯，安居百姓，关键在于任用贤能，而不在于收缩疆土，后退边境。

[2]齐、魏却守，国不以安：战国时齐魏二国，采取退守边境的办法，国家并未因此而安。

[3]子婴自削，秦不以在：子婴自降皇帝尊号，而秦王朝并未因此而保全。子婴，秦始皇长子扶苏之子。刘邦率军逼近关中，赵高杀秦二世胡亥，拥立子婴即位，但后又逼迫子婴削去帝号。子婴称帝四十六天，刘邦攻入关中，子婴抱玉玺到临潼受降，秦亡。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4]武皇帝攘夷柝境，面数千里：汉武帝赶走胡越，开疆拓土，达数千里。柝：开拓。《淮南子·原道》：“廓四方，柝八极。”高诱注：“柝，开也。”

[5] 炖煌：疑为敦煌。

[6] 今虜近发封畿之内，而不能擒，亦自痛尔，非有边之过也；而今羌人兴兵，近在我京城附近，却不能消灭，真是自己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国家有边疆的问题啊。彭铎注云：“痛”疑“病”。◎高按：“病”字合宜。畿：天子直接管辖的地区。《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此指京都之郊。

[7] 君子见机，况已著乎：安邦治国之君子能够预见事物变化之趋势，何况已经如此明显的事情呢？著：显露，显出。

[原文]

乃者^[1]，边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谈者皆讳之，曰姦并窃盗^[2]。浅浅善靖，俾君子怠^[3]，欲令朝廷以寇为小，而不蚤忧，害乃至此，尚不欲救^[4]。谚曰：“痛不着身言忍之，钱不出家言与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竟言当诛羌矣。

[注释]

[1] 乃者：从前。《汉书·曹参传》颜师古注：“乃者”犹言“曩者”。曩：犹以前也，从前，过去。

[2] 边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谈者皆讳之，曰姦并窃盗：边疆的战祸犹如雷霆一般震动四方，像日月一样显明于天下，然而，朝廷中议事的官员们却隐瞒实情，只说是鼠窃狗盗之类的小事。姦并窃盗：犹《史记·叔孙通传》之“鼠窃狗盗”也。

[3] 浅浅善靖，俾君子怠：真是小人惯于花言巧语，从而使君子轻忽怠惰。《盐铁论·国病》：“浅浅者贼也。”

[4] 欲令朝廷以寇为小，而不蚤忧，害乃至此，尚不欲救：其目的是让朝廷将羌患之祸视作小偷小摸，没有及早忧虑的必要，从而导致祸害发展到现在的程度，仍然还无挽救的打算。

[原文]

今苟以己无惨怛冤痛，故端坐相仍^[1]，又不明修守御之备，陶陶闲澹^[2]，卧委天职^[3]。羌独往来，深入多杀，己乃陆陆^[4]，相将诣阙，谐辞礼谢^[5]，退云状^[6]，会坐朝堂，则无忧国哀民恳恻之诚，苟转相顾望，莫肯违止^[7]，日晏时移，议无所定^[8]，己且须后^[9]。后得小安，则恬然弃忘^[10]。旬时之闲，虜复为害，军书交驰，羽檄狎至，乃复怔忡如前^[11]。若此以来，出入九载^[12]，庶曰式臧，覆出为恶^[13]，徊徊溃溃，当何终极^[14]！《春秋》讥“郑弃其师”，况弃人乎^[15]？一人吁嗟，王道为亏^[16]，况百万之众，叫号哭泣，感天心乎？

[注释]

[1] 今苟以己无惨怛冤痛，故端坐相仍：现在只是因为自己没有遭难受苦，所以一个个

安稳地坐在官位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颜师古注《汉书·元帝纪》“惨怛于心”：“惨，痛也；怛，悼也。”“端坐”犹言“安坐”也。《晋书·东海王越传》：“端坐京辇，以失据会。”

[2]陶陶闲澹：乐呵呵，闲悠悠。陶陶，喜悦貌。

[3]卧委天职：坐享天禄，高枕无忧。

[4]己乃陆陆：自己才忙忙碌碌，随声附和。“陆陆”犹“碌碌”也。《后汉书·马援传》“今更共陆陆”。

[5]相将诣阙，谐辞礼谢：相继来到朝廷，一唱一和地致礼谢罪，自称没有抵御羌患。

[6]退云状：彭铎注云：此句疑有脱文。◎高按：彭说合宜。

[7]会坐朝堂，则无忧国哀民恳惻之诚，苟转相顾望，莫肯违止；而当聚集朝堂商议平羌大计时，却无忧国哀民的恳切诚意，左顾右盼，互相观望，没有一个人敢斗胆直言，坚持正确的主见。彭铎注云：“止”疑“正”。《后汉书·郅恽子寿传》：“违众正义，以安宗庙。”◎高按：从之。

[8]日晏时移，议无所定：太阳都落山了，所议之事还无定论。

[9]己且须后：只好暂且休会，以后再议。颜师古注《后汉书·循吏卫飒传》“须后诏书”：“须，待也。”

[10]后得小安，则恬然弃忘：以后羌祸稍微安静一些，就安然无忧，忘得一干二净。

[11]旬时之闲，虏复为害，军书交驰，羽檄狎至，乃复怔忡如前：安闲了不到十天半月，羌祸又突然再起，军情战报接连不断，插有羽毛的边关告急文书纷纷送达朝廷，于是他们惊慌乱又如从前。旬：十天。《尚书·尧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羽檄：插有羽毛的边关告急文书。《汉书·息夫躬传》：“军书交驰而辐凑，羽檄重迹而押至。”《玉篇》：“怔忡，惧貌。”

[12]若此以来，出入九载：像这样的情况，至今已经复演了九年了。

[13]庶曰式臧，覆出为恶：只望改过用善良，谁知作恶更猖狂。语出《诗经·小雅·雨无正》。

[14]徊徊溃溃，当何终极：昏昏愤愤，何时到头？徊徊溃溃：即昏昏愤愤也。

[15]《春秋》讥“郑弃其师”，况弃人乎：《春秋》中就有讥责郑国抛弃它的军队过错的诗句，何况如今抛弃的是老百姓呢！

[16]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天下只要有一个人伤感怨叹，帝王之功德就会受到损害。《后汉书·鲁恭传》：“一夫吁嗟，王道为亏。”

[原文]

且夫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1]，獯豸于攘，非贪土也^[2]，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氐羌，莫不來享^[3]，普天思服，行苇賴德^[4]。况近我民蒙祸若此，可无救乎？

[注释]

[1]鬼方之伐,非好武也:殷高宗讨伐鬼方,并非好战黩武。《周易·既济》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

[2]玁狁于攘,非贪土也:周宣王赶走玁狁,并非贪图土地。《淮南子·兵略训》:“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

[3]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氐羌,莫不来享:古时候,天子威震四方,包括西边的氐羌,没有谁敢对天子不朝贡。

[4]普天思服,行苇赖德:普天之下,人心归服,就连路边的草木也都蒙受到了天子的恩德。苇:庐苇。此指草木。

[原文]

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怀义恩也。痛则无耻,祸则不仁。忿戾怨怼^[1],生于无耻。今羌叛久矣!伤害多矣!百姓急矣!忧祸深矣!上下相从,未见休时^[2]。不一命大将以扫丑虏^[3],而州稍稍兴役,连连不已^[4]。若排帘障风,探沙拥河,无所能御,徒自尽尔^[5]。今数州屯兵十余万人,皆廩食县官,岁数百万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胜供,而反惮暂出之费,甚非计也^[6]。

[注释]

[1]忿戾怨怼:愤怒抱怨。怼:怨恨。《说文》:“怼:怨也。”

[2]上下相从,未见休时:全国上下都被羌祸所连累,但却看不到休战平息的任何希望。

[3]不一命大将以扫丑虏:不能派遣大军一举扫除敌虏。丑:众也。

[4]而州稍稍兴役,连连不已:而只是州郡里逐步派出的少量兵力在抵抗,即使连连不断也无法取胜。《汉书·西南夷传》:“州郡击之不能服。”

[5]若排帘障风,探沙拥河,无所能御,徒自尽尔:这就好比挂上布帘挡大风,掏起沙子来堵水,什么作用都没有,只能是空自消耗。

[6]今数州屯兵十余万人,皆廩食县官,岁数百万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胜供,而反惮暂出之费,甚非计也:现在各州郡驻扎的兵力有十几万人,均由朝廷给养,每年消耗数百万斛粮食,再加上他们每月的饷银,仅就这些人的耗费已经是无力可供了,还顾虑什么派出大军歼灭羌敌所需之费用,实在不是什么好的计策。《后汉书·西羌传》:“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

[原文]

且夫危者易倾,疑者易化^[1]。今虏新擅边地,未敢自安,易震荡也^[2]。百姓新离旧壤,思慕未衰^[3],易奖励也^[4]。诚宜因此遣大将诛讨,迫胁离逃破坏之^[5]。如宽假日月^[6],蓄积富贵,各怀安固之后,则难动矣。《周书》曰:“凡彼圣人必趋时^[7]。”是故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注释]

[1]危者易倾，疑者易化：凡高的东西容易倾倒，疑虑不定的人容易变化。

[2]今虜新擅边地，未敢自安，易震荡也：现在羌敌刚刚侵占边地，还不敢逍遥自安，是比较容易撼动的。

[3]思慕未衰：思恋故土之情未减。《汉书·元帝纪》：“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

[4]易奖厉也：是很容易激励的。“厉”即“励”

[5]迫胁离逃破坏之：犹逼迫、赶走、打败他们。

[6]如宽假日月：犹言如果拖延时机。

[7]凡彼圣人必趋时：凡是圣人都知道与时俱进，把握时机。